

萬有文庫

第一集前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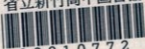
明儒學案

(六)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省立新竹高中國書館



00010772

萬有文庫

第一集編五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儒學案

(六)

黃宗羲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叢書

C10772

明儒學案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秦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尙少。道林開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得山詩。王文明應奎、胡珊、鳴玉、劉獻德、重揚、約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霽正之，尙可攷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金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閣齋先生元亨

楚中王門學案全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母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興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真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清浪五衛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

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奉恩例冠帶閑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纊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閻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閻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閻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并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來領會。元是思索。去默識尙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爲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智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

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即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真。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既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即是體和處。即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縱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桃岡日錄

人除卻血肉。只有這一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靜之間。正是這精靈元氣本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不當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只須在天命上立根。久則氣質自會融化。天命上立根。時時約氣質歸於一動一靜之間。卽氣質便是剛中柔中。無聲無臭幾矣。若只就氣質上強治。何時得他融化。○心亦是氣。虛靈知覺。乃氣之至精者耳。心纔喜。容色便喜。纔怒。容色便怒。此便見心與氣質通在。未嘗二也。○浩然之氣。與夜氣平旦之氣同。乃指精靈之心而言。○智崇是心體高明處。禮卑

是應用中庸處。智崇是理一處透徹。禮卑是分殊處停當。如釋氏見得本來是空。亦是智崇。卻外人倫日用。何處得禮卑。古今賢者。非無人倫日用處用功。有個禮卑。卻於大本處未能見得。便不是智崇。合智禮乃是性之中正處。中正乃可言天地合德。要之聖學與釋氏。智原是不同。釋氏只要見一個空。聖人卻是於空處見萬物一體。自身與萬物一例。所以此心便無所不貫。人倫日用。何處容增減一毫。故萬物一體之學。卽智崇便已。天下歸仁。卽禮卑。便是智之流行處。非有二也。○聖賢之學。全在好惡取舍上用力。隨所好惡取舍。此心皆不失其正。便是存養。○盈天地間有形之物。皆同此氣。此性生生之機。無物不可見。子思獨舉鳶魚以生生之機。卽其飛躍尤易見也。只順這生生之機。日用百爲。無非天聰明用事。○明道語游楊二子曰。且靜坐三字。極有斟酌。蓋謂初學之心。平日未嘗收拾。譬如震盪之水。未有寧時。不教他默坐。何緣認得此心。元來清淨湛一。能爲萬化根本。認出來時。自家已信得了。方好教他就動處調習。非是教人屏日用離事物做工夫。乃是爲初學開方便法門也。○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知戒慎恐懼。防非窒慾。保守得這赤子時。愛親敬長一點真切的心。長在。便自會生聰明睿智。日漸純熟。便自會由善信而美大。美大而聖神。充到萬物一體之極。如堯舜光被四表。亦只是元初愛親敬長真切的心。非有別心。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可不要傷害著他。須是十分愛護。這根苗便自會生榦生枝生葉生花實。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曰。赤子之心。卽可云未發之中。曰。未發之中。便已是寂然不動。赤子如何說得寂然不動。須是不失赤子之心。則便是未發之中。曰。工夫全在不失。上。曰。不失。卽是知戒慎恐懼。

時時在幾上覺。不然緣何會上達。曰朱傳似謂不失了此心。然後能擴充。以至於大。如何。曰擴充二字。本出孟子。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擴充四端。便是致曲。便是慎獨。孔孟之學。至易至簡。○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須要善看。蓋其意謂剛柔合德者。乃天命之性。偏剛偏柔之性。乃其形而後有者也。善反之。則剛中柔中之性存焉。其曰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乃其言欠盡處。故不可不善看也。後之儒者。但泥其立言之失。而不究其本旨。一誤百和。遂以爲真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若然。則氣質者果非大和之用。而天命者果超然於二氣五行之外乎。○凡看聖賢論學論義理處。須是優柔厭飢。久之乃能忽然覺悟。到忽然覺悟。卻全不假思索安排矣。強探力索。即是邪思。何緣有見。惟用而不用。乃是正思也。○虛無寂滅。與權謀術。皆是墮在一邊。知有夜不知有晝。知有晝不知有夜。聖人從中道上行。故終日有事。實無一事。終日有爲。實未嘗爲。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忠恕是體用合一的心。聖人言心。皆是合體用處。皆要學者於幾上認心。卽用卽體。○心是人之神氣之精靈。知覺者也。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義。心之活潑潑處是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指生生之心而言者也。○博文約禮。不是兩段工夫。總於念纔起。動而未形處。惟精惟一。則二者一齊俱致矣。禮是心之本體。文是感通燦然處。此物元是純粹至善。大學云。止至善。其實只在人止之耳。失其止。便如純陽之氣變而爲陰了。此便是惡。故周子揭無欲二字。爲聖功之要。非收拾此心。到得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處。不得言無欲。非無欲。卻何從見得性善。○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如臯陶論九德。孔子所言。柴參師由偏處。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知的是性。

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工夫到得勿忘勿助之間。即便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於此處見得。荀韓諸子不知性。正由不知此一段學問工夫。如今只須用功。不須想像他如何。工夫到得真默處。即識之矣。蓋氣一分殊。即分殊約歸動靜之間。便是本體。先儒卻以善惡不齊爲氣質。性是理。理無不善。是氣質外別尋理矣。○言忠信。便該了靈明。言靈明。豈能該得忠信。今人喜說靈明。把忠信只當死殺格子。忠信是甚麼。譬之水無絲毫泥滓。十分澄澈。便喚做忠信。世間伶俐的人。卻將泥滓的水。一切認作靈明。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命。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這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認。便見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問所當然。所以然之說。如何。曰。只一個心。千事萬事。總皆變化。又何顯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心無時不動。獨正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是也。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處精一。此處精一。即用處。就是體和處。就是未發之中。○六經竝不曾空空說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卻在空處立著。這空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遠近。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

藩籬分比鄰。見得時。便是割破藩籬。卽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臯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攝此心。到默處。卽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卻認得是過。○見得理一。又須理會分殊。不獨理會分殊。非聖門之旨。見得理一。一言亦恐未盡。學者若真實默識得此體。只要存。更無事。一片廣大的心。自然做出無限精微。○四時行。百物生。萬古是如。此。這便是於穆不已。卽萬物觀之。發生一番。便又收斂。收斂一番。便又發生。何曾一暫止息。這於穆不已。是甚麼。是元氣如此。故元氣者天之神理。先儒謂陰陽是氣。所以然者是理。陰陽形而下。太極形而上。謂有氣別有理。二之矣。○問何以五性感動。遂有善惡。曰。人生而靜。以上純粹至善。觀四時行。百物生。豈容更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便已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理本體。便隨所稟剛柔不齊。分數發出來。所以有慈祥異順。懦弱無斷。邪佞嚴毅。正固猛隘。強梁許多不同。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然神理本體。元只是無而已。善學者約其情。以復於中。則剛柔之氣。皆變而復於中。聰明睿知。中正仁義。出矣。○無欲卽是盡心。盡心是謂心無虧欠。心無虧欠。方說得心在二五之精。卽是理。無極之真。元是氣。無極之真。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矣。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此圖書言不盡言之深意。○有問主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且落空亦不妨。○戒慎恐懼之念。時時不息。不待言行事見。而後有謂之前定。定卽誠也。○戒慎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真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孝廉莫闡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講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濠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濂談王霸之略，先生味味第與之論學而已。濂相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濂。濂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濂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濂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頌寃，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嘗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稿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譏，餘姚有徐瑄者，亦陽明之門人，不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瑄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瑄爲辰州同知，侵餉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者非耶！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元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北方王門學案全

文簡穆元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元菴山東堂邑人宏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爲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爲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傷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煅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既冤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宋儒者且冤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宏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宏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教諭。蚤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明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開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日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懲懲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堆山填壑。愈難愈遠。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尙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卽往從之。因尙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鄙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真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宏山謂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

造作。動念卽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兇。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

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天道會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會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會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尙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遠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卽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曾子之學。一貫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修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則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謂之心。自心之發動謂之意。自意之靈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心意知物。總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誠者。誠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

格致誠正。總而言之。修身也。道無二致。一時俱到。學無二功。一了百當。一貫之道也。○道有本門。路無多歧。會道以心。不泥文字間。性原有本。利原無根。端本澄源。則萬派千流。一清徹底矣。又何塵垢之染乎。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邱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聲歎。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功夫即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為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為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既掃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為學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為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為良知。失卻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為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擬學小記

經疑 人情多在過動邊。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節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者本然之真。是之謂性。

無所使之無所受之。○前輩以不睹不聞爲道體。是不睹不聞爲道。而睹聞非道矣。下文何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則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慎不睹。欲其常睹。恐懼不聞。欲其常聞。俱是常存此心之意。獨字卽道字。慎字卽常睹常聞。道無隱見。無顯微。天地間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凡物對立。則相形爲有二也。道一而已。見卽隱。無有見乎隱。顯卽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有然。道一而已。故謂之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云未發。豈惟無偏倚。卽不偏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中。亦只是裏許之意。○道理只是一個。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指可明者魄也。所以多重下一字。忠心也。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皆就發用處說。○喜怒哀樂本體元是中和的。○莫非天也。冬至祀天。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祭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視吾以觀吾。由察吾安。人欲無所置矣。以此待人。便是逆詐僥不信。○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卽一之萬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執中之云。猶言存心也。堯之命契以教比屋之民。猶之與舜禹諸臣。都俞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後世學者。遂以存心爲常語。而以執中爲祕傳。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集義之集。從佳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官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卽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卽乎此心之安而已。○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面增益來。○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爲姦雄所欺耳。夫子直筆姦雄之真蹟實情。而破其曲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

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爲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故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是非非。既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道理只是一個。諸子論學。謂之求精。則可謂別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別有一道也。○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著力處。○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各各有分。覺卽爲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爲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卽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真我也。分殊卽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意有所便。卽是利。昏惰亦是利。意所便也。○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萬物津液。與河海潮汐。是一氣。萬物精光。與日月星辰。是一象。象卽氣之象。氣卽象之氣。非有二也。潮汐隨日月。皆一氣之動也。不當分陰陽看。○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若在陰陽五行上立脚。是隨物化也。○君子處盛衰之際。獨有守禮安命。是職分當爲。舍是而他求。皆無益妄作也。○格訓通解多。陽明格物。其說有二。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只要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

故曰格者正也。又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格也。前說似專指一念。後說則並舉事物。若相反者。然性無內外。而心外無物。二說只一說也。愚妄意格。則物指好惡。吾心自有天則。學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頗本陽明前說。近齋乃調格爲通。專以通物情爲指。謂物我異形。其可以相通而無間者情也。頗本陽明後說。然得其理必通其情。而通其情乃得其理。二說亦一說也。但曰正曰則。取裁於我。曰通則物各付物。取裁於我。意見易生。物各付物。天則乃見。且理若虛懸。情爲實地。能通物情。斯盡物理。而曰正曰則。曰至兼舉之矣。○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通物我。故於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則在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我一體。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通父之情。子心安乎。子職盡乎。是以必物格而後知乃至也。○則字。雖曰天則。然易流於意見。通則物各付物。意見自無所容。蓋才著意見。卽爲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物字只指吾心好惡說。是從天下國家根究到一念發端處。○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溉我。我亦不以此爲家當。○質疑。學問起頭。便是落腳。只有意無意之間耳。卽今見在工夫。生死有以異乎。豈別有一著。必俟另說透也。○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爲功。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爲功。則或自任自是其氣揚。雖曰同遊於善。而其歸遠也。只在意念向背之間。若知知止。則致卽止矣。○天理人情。本非有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爲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有不能盡也。○日用常行間檢點。卽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其古格亦是當時卽心之所安之精。

柏耳。○道理在平易處。不是古人聰明過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真切。則不中不遠。○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即是世俗沿襲舊說。非講說則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說即是躬行。非外講說。別有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說。倘未洞然而廢講說。是鶴突也。○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間。百姓日用。但不知不自作主宰耳。○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心體把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之走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則由我也。○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凡應酬面前。只一事無兩事。況萬乎。聖人得一故曲。常常人逐萬故紛錯。起於自私用智。○做工夫的。即是本體。○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却說。只爭毫釐。意思不爭毫釐也。年來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劇。忽悟云。無情毫釐。爭處在此。○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勝用矣。○心地須常教舒暢。歡說。若拘迫鬱惱。必有私意隱伏。○人物自得處。俱是遊。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性之本體遊。而非此。卻是放失。私意憂惱。不爲樂事。○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啓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程子須先識仁之言。猶云。先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以誠敬存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才有遮護。便不著底。○著龜無言。聖人聞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探賾者。探吾心之蹟。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吾心之深。致吾心之遠。審乎善惡之幾。謹於念慮之微而已。○著龜知吉凶。吉凶本善惡。謂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只爲善去惡而

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忠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鄰。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喪禮哭踊有數。主於節哀。爲賢者設也。人之忘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爲推極。非制禮之本意。○彼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固爲粗淺。而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者。亦爲無情。○謂春生秋成則可。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戾氣。非性中所宜有。○葬埋之禮。起於其類有泚。則禍福之說。疑其爲無泚者。設猶佛氏之怖令。蓋權教也。彼之怖令。雖若近誣。猶能懼人於善。而此之權教。茫無理據。乃至陷人於惡。○解舜之深山野人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噫。使舜之心。果與野人異也。曷足以爲舜也。蓋野人之心。質實。舜心亦質實。無以異也。○王雲野云。陽明曾說。譬如這一碗飯。他人未曾喫。白沙是曾喫來。只是不曾喫了。以下紀聞。○許函谷與陽明在同年中最厚。別久再會。函谷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還翻那舊本子作甚。人常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位。只是照管眼下。卽天下後世一齊皆在。○凡有所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己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真道之起處。不必求之深幽元遠也。○物各合其天則乃止。不合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曆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雜職。西川旣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

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卽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爲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絕。宦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論學書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卽浩然之氣。浩然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於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卽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卽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而不本之集義。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只是照管不著。還是心之不定。○要將講說亦只是口頭語。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講說。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阜。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

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
渾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
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
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
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
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糅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
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
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糅偏勝。卽愆陽伏陰
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糅偏勝者當之。雜糅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
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爲不可易也。陽
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
無知豈有病乎。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晉菴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渾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
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
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

隆於清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於是，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卽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爲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適得吾性之真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卽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玉池書曰：某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

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將無錯會其旨歟。

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雜糅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噍噉之食而不屑。氣質清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個性。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個。如曰厥有恆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個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爲性。蓋性爲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爲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爲兩物。於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故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必更言義理也。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可專目爲氣質也。學者悟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兩說矣。○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卽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

心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卽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關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構澗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越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雖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裔外國人爲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闡齋死詔獄。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

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朝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甯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粵閩王門學案全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卽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

傳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鞠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鉞。黨孚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鉞。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鞠。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爲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冒嫉。著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爲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參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香案行禮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宏人。非人能宏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

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豈容與之辨乎。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卻去閑理會何益。○文王於鹿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仗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肯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欲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卽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

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資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眼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幾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聖彙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尙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爲繁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旣不得其門而入。

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鑠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簡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謹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個良知。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以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大游問治世以何爲要緊。曰。只有這件要緊。世人事事要緊。只爲這件不要緊。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調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王道卽是天德。卽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

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卽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物。卽爲物縛。所存有善。卽爲善累。○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卽是誠。卽是忠信。卽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憤無用力處。○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敵精務博。反爲心害。釋卷則茫然。均爲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以心安心。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問學須博求。

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開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爲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簣，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殤緜爲是，則任緜爲非，非過乎。○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箴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箴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固常在，利固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己，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覿，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

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和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愁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烏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藩籬格式。

足以擊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止修學案全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尙書。謚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膂。大明長緬。會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爲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噉士卒爲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閔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闢地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

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擗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倒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倒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掣。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鄰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

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分割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任。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闕。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闕。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雖然曰。迂闊。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旨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忒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尊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著者。正坐此病也。答弟孟乾。○精神兩字去

本體尚隔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體。故概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答朱汝欽。○挈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答丁重甫。○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卽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付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答李汝潛。○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卽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未免落於虛玄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箇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艮。晦翁云。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爲千聖秘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入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

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卽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管陳汝修。○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卽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管董馨山。○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卽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

眞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可知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卽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卽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困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卽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惑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

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知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卻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亦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占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

天之論爲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徇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覘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知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正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闕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卽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功。則友朋間宜羣營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

乎。而修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愼恐懼。要歸不觀。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卻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卽是個攝靈歸空。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答朱鳴洪。○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卽是敬。不必更添敬字。答顧維新。○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者。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卽神聖工巧。亦無有善著矣。答友。○一步離身。卽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答徐清甫。○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卻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潛。○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某某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

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謬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卻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視聞之用，恐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答

有天地以來，此氣當運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晦翁此言，僕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雖爲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余二十年前，卽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爲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陽明先生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敵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爲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問復書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爲體。在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竅。本地歸宗，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

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決。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調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調解。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爲痛傷者也。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觀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入人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然若兩敵者乎。卽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徐清甫。○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玄。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卻又不免守局拘方。狗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修之家。在國修之國。在天下修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卽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功。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卽

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修之，卽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修之，卽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答李汝潛○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觸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已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己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卽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須思命脈只是一個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修身爲本，必要揭出修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人竅。

善真有諦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玄妙。少失分毫。便落捕風鑿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答龔葛山。○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爲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爲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脈。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答董馨山。○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者。亦是喫緊爲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己者乎。等待己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狗人者也。誠不可爲知本。知有己。不知有人。了己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認得是體。即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己未立。何暇立人。己未達。何時達人。即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字。即是求仁。但稍換卻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狗人。即求仁者亦決無有狗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即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答龔世輯。○有疑止修兩挈爲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答蔣崇父。○一個念頭稍涉虛妄。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填實。便托空言。己之自進工夫。由此固疎。人之觀視察安。亦即便分誠僞矣。答董馨山。○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得無挂礙。答陳少巖。○自悟徹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說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真。說工

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動處。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答從弟孟育○有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既主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未論爪生髮長。筋轉脈搖。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卽兄母死初哀一段。果祇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己乎。將主以靈明而必爲之加減劑量。使之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用情。反恆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爲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兄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爲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答壽三臬○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卻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尙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尙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與張洪陽○止此則自虛。然卻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卻不可執寂爲宗。答徐清甫○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尙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答李汝潛○知本一脈。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上猜防。自謂之用明。卽所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涉。端拱垂裳。豈無照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答劉良弼

大學約言

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後學之道全也。而卽倒歸於知止。謂定靜安慮之必自於知止。何謂也。以申言止之爲要也。繼之曰。物有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卽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攘攘紛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爲本。何謂也。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本歸於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曰其本亂至未之有也。蓋決言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爲本。斯知本矣。知修身爲本。斯知至矣。○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也。舊有語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最得立言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而慮烏從出乎。○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佛老虛玄之學。故身卽本也。卽始也。卽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卽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歸宿也。家此齊焉。國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爲而治者。用此道也。知本義。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

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爲君也而止仁於爲臣也而止敬於爲子也而止孝於爲父也而止慈於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某人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兩字蓋孔子摹性本色就虞淵底揭示人猶恐杳杳冥冥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宰物中分別本末始終先後指定修身爲本使人當地有可歸宿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卽知止乎善○僭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卽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爲奧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至善兩字原是直挈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濟源極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也極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言也落根有地而後可以取勘於流行造詣有基而後可以要歸於極則今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爲造端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斬關第一義也○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卽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

者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子曰：本卽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糜。意解。耽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爲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齊家不是攬攬家。蓋在家身家卽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攬攬國。蓋在國身國卽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攬攬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卽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無等差。說到性分上。如何分得物我。真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二本也。○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卻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卻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則格致奚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其力耶。曰：此不考於經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

之有所忿懣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絜矩以同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考於經者之過也。格致義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的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而不知所先後。即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身為萬物之役。如馬牛然。聽其驅策而馳走矣。故就一事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為本。正為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為經世之竅。即悟不徹。只捉定修身為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其不亂。○未嘗不是逐事逐件著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為盡性之學。○修身為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挈之有宗。諸儒無不以為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為必先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誠正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格之功。今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尚有

不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曰：此中抵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曰：如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爲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曰：尤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以信修外之無有格致誠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

道性善編

孟子說個入井，又說個孺子入井，又說個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不知不覺發出忱惕惻隱，苦口苦心，只要形容一個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妝飾，不與裏面的相爲印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以見非如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爲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雜出，教人如何駐脚。○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

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爲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卽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說隱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觀聞。大率顯見觀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未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迹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既是同。可云何者非性。噫。孟子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自來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卽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義尤明白。只是一個順。所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忱。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充不去矣。曰何爲充不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常。而善端之發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良矣。是心之發。石火電光。一過卽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爲後來張本耶。繼此而有王公高軒之過。蓋敬之心生矣。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待此大賓耶。已而王公以嘽蹶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矣。當是時亦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耕令見隳瞽。吾哀其不成人。見孤獨。吾哀其無告。雖與入井之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豈嘗思曰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井之哀以哀此輩耶。必擴充入井之哀。而後能哀後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如是矣。此下皆舉聞見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隨在皆至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指天命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一個養字。卽止至善之止字。卽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恥而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髮不爽。所謂從性上發慮。無往非不慮之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矣。○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一體而分。故曰天地人物皆己也。人己如何分析得是。故立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己。視己猶人。渾然一個仁體。程子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己立己達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卽此便是自私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默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

漫問行。夫子告之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脈絡也。學問有這一步。纔入微。纔知本。纔上達天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九年。此其人亦可尙矣。只此默識一步。未之知耳。○問致中和致字。曰。天命之性。不可觀聞。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爲根者也。本自未發。渾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慎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主腦。適相膾合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興事爲上去致。恐去天命之性尙遠。○心者性之發。靈是活物。是用神。帝王用之以保民。桀紂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強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縱橫捭闔。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庶源潔而流自清。根深而葉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復性之宗。

泉翁云。物至而後養生。養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所措而後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豫格之也。與吾師所格。只當機之物頗合。此下皆井天翠測。俗儒求知於外者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學不同。而所主在知則同也。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意爲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尙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爲意之體者。亦謂意爲已發。故不得不

以知爲體。所以未安。○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爲入竅。修爲工夫也。謂儒者學善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入目之內。殆不知止。惟一法。修有多方。萬物皆備。格其當機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以知止之法。是混止而爲修也。○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談止修之法。爲異說之防。莫過於此。○善一而已。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熙敬止。所謂善之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感者也。道有旨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正一貫之真傳也。此下皆日新盡測。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在一點靈光着力乎。抑在未發之中下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載自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大學專教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使之常歸於止耳。○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足。常知自己不足。時時刻刻。用省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爲憂。無大過自歎。此豈謙詞。真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爲本。修而止於至善踐形。乃所以盡性。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心術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一止一修。卽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

人性上雖不容添一物。然一墮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無事。故堯曰。執中。孔曰。擇善固執。子思慎獨。孟子

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默默保任，謂其有，曾不着相，謂其無，曾不落空。真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某則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源委，到得色色完滿，無有缺欠，則性命卽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一切掃除也乎？此下皆敬學錄，吳興陸典以與著。

王塘南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樂，隨感隨發，而此體凝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爲而入。云學者奈何役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既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之用，深於理解矣。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曰：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上去尋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爲此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卽不可求乎。某謂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吾人所當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其體明德其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既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義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仁義中正者，終在情識上揀別，而非真性命用事乎。

○既云靜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靜不足盡理，必假探索乎。曰靜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真耳。果知天性本靜，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既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焉考之經傳，而念頭動處，概與經傳合。卽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別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靜作對也。卽如程子所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學者何物。

則養卽是學。敬卽是知。用工卽是進步。不然則敬之爲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爲說。須物物討求。末學支離。從此起矣。○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理雜。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在人。不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觀。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卽爲私欲也。顧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卽蔽鋼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卽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間。不可爲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卽正也。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卽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卽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卽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爲入聖之真竅也。

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爲。唯一切以修身爲本。則規畫注厝。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只當責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已也。此下皆明宗錄人處世中。只有自己脚下這一片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險境。故己分上謂之素。謂之易。人分上謂之外。謂之險。○身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卽無動無靜。而無非止。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馳於汗漫等耳。○易之窮理。是盡性工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爲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

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爲知之至也。人心既喪，曷爲有平旦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清明，曷爲必於平旦乎？則日夜之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類復者日月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即回來，未嘗移徙。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顏子之學常止之學也。○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物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謂之見性，慎此者謂之慎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即讀書一端觀之，而謂學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審爾則顏曾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此下皆證學記。至善兩字形容不得，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至善，不說虛，正爲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說，即是情，不是性矣。既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爲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窮物理，講得處處明了，方來言行，與孔子之教，真是天淵。若真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內不着念，外不着相，四方上

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卽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通貫時節。○吾儒盡性。卽是超生死。生死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卽知止。知止卽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超而上之矣。○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嘿。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歸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卽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聖學身心本無分別。形色卽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鱗鱗臝臝。全在仕止久速上見。○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卻在一邊。○打疊靜坐。取靜爲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不對動靜之靜而言。

近來談止修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搆荒唐入禪之誚。有重修者。則輕言止。至騰切實近裏之聲。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掣。究血脈消息。卻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歸宿。直本修身透體歸根。畢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誠正格致。則有若網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真消息也。吾儕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徹底一著。總屬止的隄防。此下皆崇行錄。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有寂感之妙。只離本一步。便跟著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往而無歸。無復有善著矣。○只歸到己分上。便是惠迪。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霄壤相判。○只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

觀可聞有聲有臭的。慙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著脚。去先天真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徹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達聖人心傳。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拈出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爲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即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處。雖然。夫子先說個復禮。以顏子之聰明。不得不復問。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下皆天中習義。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是。便是形而上者。豈是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即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爲本性學也。○物雖紛紜。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雜冗。莫不各有自然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奕然。畫東指西。茫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著該先耳。夫只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卻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攝知歸止。○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止。止即戒慎恐懼之謂。○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得住。方可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著時。他也還在夢裏走滾。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從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爲本。所謂故之利者。卽惻隱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惻隱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此下皆時習義。修身爲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勘。以身體勘。必查來歷源頭何如。做手訣竅何

如將來受用何如。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爲始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爲始乎。心意知爲人生而靜以上者乎。蓋人生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爲入門第一義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之。至善杳冥欲止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相構。又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出修身爲本。至善於何握著。而止於何入竅乎。則做手訣法之莫有妙於修身爲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則其受用之莫有可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卷三十二

秦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秦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秦州龍溪而漸失其傳。秦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秦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義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之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義考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

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秦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觀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懼。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元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自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撥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赴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體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非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戌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開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大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異日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關谷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

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蓋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楨。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墜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墜於弑君。弑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也。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謠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撰衣爲子弟。一旦乘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秦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侗於黃安。於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衡。彈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

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贖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悲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語。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楚筮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傳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荆山遊。因得遇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尙玄虛侈談論。耿楚侗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得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礪山。車

騎雍容。湛一以兩僮昇一盃與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卽千金唯命。已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搗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黜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擗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敝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

行門六也。教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漢所言。亦只是三教廓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秦州張皇見龍。東漢關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處士王東崖先生璧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櫛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冲倩先生培

泰州學案一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良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啣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鹽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願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

天以良與王公也。卽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釋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轅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蠱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恠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良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唯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梯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

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劉夫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腳。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姜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緝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轅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

問止至善之旨。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先師辨之悉矣。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卻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卻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個極來。又說個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未

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末治。未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卻不曾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問止至善爲安身。亦何所據乎。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個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詩釋止至善曰。緝蠻黃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歎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問格字之義。曰。格如格式之格。卽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爲失本。就此失脚。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於末。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己。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

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黃鳥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問反己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致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有疑安身之說者。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爲之遺末。○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然必當以見龍爲家舍。○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孔子不遇命也。而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大人造命。○一友持

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斲木者示之曰：彼卻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慎恐懼莫離。卻不觀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卽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嘗指之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明哲保身。

論○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已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已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恒愛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徐子直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有王者必來取法學焉而後臣之然後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人尊信哉○問莊敬持養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現成成自在在在即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常存便是持養真不須防檢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著意纔著意便是私心○問常恐失卻本體卽是戒慎恐懼否曰且道失卻那裏去子謂王子敬近日工夫如何對曰善念動則充之妄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妄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曰此卻是中卻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妄念動自知善念自充妄念自去如此慎獨便是知立大本○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則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

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與命純夫。○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又何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之有哉。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答劉子中。○來書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卽見用功精密。子直。○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先生問在坐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西涂從國對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也。童子周洩對曰。天下之學雖無窮。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爲學。有時作文。有時學武。如以事親爲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爲學。有時又無事。烏在可以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卽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學。乃所謂皆可時習也。先生喟然歎曰。信予者從國也。始可與言專一矣。啓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知得良知卻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次先師。○先生擬上世廟書數千言。僉言孝弟也。江陵閱其遺稿。謂人曰。世多稱王心齋。此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何迂闊也。羅近溪曰。嗜孝弟可謂迂闊乎。

處士王東崖先生賡

王襜字宗順號東崖秦州人心齋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悅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動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真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爾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會點見趣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歎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口併出會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會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附

朱恕字光信秦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

造塔下聽之。儼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覩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悲曰。子非愛我。我且懂懂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能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窳中。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饋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旣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錠。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故。對曰。儂寡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頽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床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譚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悲曰。舍卻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肄耶。在座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飯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游。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

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今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瞿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

東崖語錄

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纔提起一個學字。卻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爲。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意思悠遠。襟懷洒落。興趣深長。非有得於養心之學。未或能然。道本無言。因言而生解。執解以爲道。轉轉分明。翻成迷念。○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爲此心之障。王介甫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愈執愈壞了。○烏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真。是謂不智。

而不巧。則其學不過出於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鑿。血氣靡寧。○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目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登其志。冰霜以嚴其操。陽春以和其氣。大凡學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似若不及何也。皆坐見之爲病也。定與勘破。竊以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喫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見以障之耳。不務徹其心之障。而徒以聖人圓神之效。畢竭精神。恐其不似也。是有影響之似之說。○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日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旣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卽道。樂卽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

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是之膠膠役役然。以外物爲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此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爲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簡非言語之能述。非思慮之能及。故曰默識。本自見成在我。何須擔荷。本無遠不至。何須充拓。會此言下。便卽了了。○斯道流布。何物非真。眼前卽是。何必等待。略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裏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爲作用。穿衣喫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先生在憑虛閣會講論。一貫人各出見。先生不應。隨因某語觸發。闕堂一笑。先生曰。此卻是一貫。

布政徐波石先生樹

徐樹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三十一年。陸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弒其知府那憲。攻劫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剿。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僞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害之。姚安土官高鶴力救。亦戰沒。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點。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旣而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爲。

某費卻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廓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卽此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證也。人心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奚謂不知。不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心齋嘗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狗身。天下無道。以身狗道。若以道狗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今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卽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則有間矣。

波石語錄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自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

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徧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卽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可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倣爲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動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少而老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盡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如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

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卽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聲臭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疑吾道特足以經世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奧。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關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卽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聽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溥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卽伊尹覺天下之心也。○孔孟之學。堯舜之治。舉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卽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難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

之謂也。○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卽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而指其近？○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爲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卽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己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計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旣未徹，種種障蔽，奚止於大快之疑？○問宋朝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旣曰理會學，則日用皆著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箇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莫認講求作談天說

地也。○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孰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卽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秦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秦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爲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知。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卽是旣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爲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叢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爲心之所發。爲非是。而門下亦且斷斷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服商疑。逮夢奠之後。憚日初爲劉子節要。尙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

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王一菴先生語錄

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卽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刮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倫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調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爲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旣動矣。誠之奚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顧意

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是爲意也。猶仁言主意之意。故意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圖中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爲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恍惚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卽意之別名。慎卽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慎本嚴敬而不怠之謂。非察私而防雜者也。○慎獨註云。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後儒因謂審察心中幾動。辯其善惡而充遏之。如此用功。真難淡泊。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有幾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意。而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爲研。謬亦甚矣。○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爲心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後察。

善惡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妄動之義。且子所謂意。有主意。非自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卽曰誠身。孟子卽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為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明致字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爲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親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爲易簡超脫。直指知覺。凡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會取。○或疑心翁以格物爲反身之學。用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說個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折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未應時之良。

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况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專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日誠意。則心有主。將主敬不如主誠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虛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虛。意字實。譬如方士說丹。意是鉛汞丹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宮黝。之有主。是主必勝。孟施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異於告子。是主行慊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徒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箇甚麼。將以爲主箇敬字。畢竟懸空無附著。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之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真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慎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爲主。誠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之言縮。孟之言懷。程之言仁。皆與大學修身爲本。統脈相承。若合符節。思之當自躍然。○學者一得良知透露。時時處處。昭朗光耀。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苟此天性真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爲知。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爲知。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焉。○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氣和。則自然剛暴者溫柔。儒者立驕矜者巽。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微驗。○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

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夫子教人。只在言動事爲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更不懸空說個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求遠。學者理會得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別求性天。則妄矣。吾人今日。何可汲汲於談天說性。而失孔門教化之常。○問如何是安靜。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時謹慎保守。此個靈根。常是閒閒靜靜。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略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智。攬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騁於事功。善作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戶。要取功名等等。恢宏皆作勞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當如陽復何哉。○楊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門。鄉愿媚世盜名。雖間有人效之。然亦自省有愧。高明有志之士。自不屑爲。獨告子之學。近似率真。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鶴鶴突。突撞入其門。恬不爲怪。此其爲害特深。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號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泉而辨正之也。○一友聞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即

學學卽事日用間一切動靜云爲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躍然○庸德庸言是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一友好直己之是語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須自家理直子直其是誰肯認非此余少時害過切骨病痛曾記與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渾厚莫辨謂辨得自己極是不難爲了別人予執滯不能服時李天泉在坐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意多予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吾二人之優劣既較然矣何得謂皆是乎東城大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個優劣要做甚麼公可謂只是生薑樹上生但自此吾當進於明辨公亦當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是悔改數十年來不敢不渾厚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非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慎思研慮皆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塗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裏真是廓然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我這裏真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有何事可思何物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會得時何思何慮正吾人爲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知果是自能感通自能順應果是無絲毫功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真機妙用真性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都只是憧憧往來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學乎○不識不知然後能順帝之則今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識接難虛靈真體如何順帝則乎蓋人有知識則必添卻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無事矣故曰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端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不敢自任質美，從事於渾化之功。但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焉。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事，必著玄微奧鈇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所自起矣。○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聖人所不知不能，卽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苟在腔子裏，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爲不放手，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籠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利名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有潔淨而無私，不必加

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問。閒思雜慮。何以卻之。曰。聖人之聖。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概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雜。徒自勞攘耳。○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自古農工商賈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此。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混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

誠意問答

歲在庚午春王正月。芝蘭獨茂。苔草爭妍。樞偶侍側。一菴夫子起而嘆曰。格物之學。已信於人人矣。誠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猶有疑之者乎。樞曰。豈特他人疑之。雖以樞之久於門下者。亦不能以釋然。蓋以意爲心之所發。則未發爲心之本體。心意有所分別。而後誠正不容混也。先儒謂心如穀種。意其所發之萌芽矣。乎。師曰。子知穀之萌芽已發者爲意。而不知未發之中。生生不息。機莫容遏者。獨不可謂之意乎。○樞曰。已發之和。卽有未發之中者在。亦嘗聞之矣。然大學一書。專在情上理會。故好惡足以括之意之所在。

非好則惡。意不近於情耶。師曰。意近乎志。卽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須先有定。主意定。而後靜且安。則修身矣。○梴曰。嘗與吳友三江論人之視聽言動。莫非吾意之所運。視聽言動必以禮。則亦莫非吾誠之所在也。故大學誠意。卽中庸誠身。似於師說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學。豈待格物之後而志始立耶。師曰。志意原不相遠。語錄嘗言之矣。惟學貴知本。誠身誠意固一也。然不知誠意以修身爲國家天下之本。則身不止於至善。而每蹈於危險之地矣。身且不保。而况於保家保國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反己之學。而猶不免於動氣責人者。只爲修身主意不誠。如果真誠懇惻。凡有逆境。惟知責己而不知責人。是於感應不息上用功。不然。斷港絕河。棄交息遊。而非聖人運世學矣。○梴曰。言之至此。心體洞然。自知格致處事。議事頗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處人亦然。今聞師調。庶有所悔而改乎。但感應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卻當於心體上著力。豈宜於效驗上較之耶。師曰。心迹一。而後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必應。則恆人皆能處之矣。惟感之而不應。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知自盡其分。而不暇於責人望人。而後謂之學無止法。爲人父止於慈。不當因其子之賢愚而異愛。爲人子止於孝。不當因其父之寬嚴而異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諸身。而無責人之妄念。是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身則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誠乎。樂卽此之謂自謙也。○梴曰。用力之方。指示下愚。當何所先乎。師曰。誠意工夫。全在慎獨。獨卽意也。此惟吾心一點生機。而無一毫見聞情識利害所混。故曰獨。卽中庸之所謂不覩不聞也。慎卽戒謹恐懼。○梴曰。誠意之後。正心之功。亦大段著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無一毫牽引此誠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召。

或有父兄之命。則又當變通。而不容泥滯。落於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滯而已乎。師曰。不滯亦是。但能決定。以修身立本爲主意。則自無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廣大。傳曰。心廣體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誠意自慊。而專務強正其心。則是告子之學也。烏足以語此。○梃曰。論至於此。學問雖有所受。而體認則存乎人。何前之苦析經文。而不求實用哉。梃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蓋以世之主講者。輒好異說。以新聞見。况朱子之學。尤未可以輕議也。常讀章句。因其所發釋明德實其所發釋誠意。又考諸小註。意是主張。恁地。然則朱子皆非歟。師曰。朱子所註。未爲不是。但後之學者。遂分所發有善惡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後著力。則猶恐有不及者矣。○梃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用力於未發者。集義之君子。自慊者也。用力於已發者。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也。吾人今日。願爲君子耶。爲小人耶。當知所以自辯也。但意之所主。果屬將發未發之間乎。未發則不得謂意矣。師曰。未發已發。不以時言。且人心之靈。原無發之時。當其發也。必有寂然不動者。以爲之主。乃意也。此吾所以以意爲心之主宰。心爲身之主宰也。子姑無言語求之久之。自當有得。門人李筴記。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秦州人。家貧。童子時。傭於王氏。王氏見其慧。使與子共學。刻苦自勵。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當其始學。日以朱墨點記。其動念臧否醇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熱官避嫌。襆被宿寺觀。與同志終夜刺刺不休。荆川曰。子仁學幾二十年。

其膠解凍釋。未知如何。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義觀其論學工夫。綿密不涉安排。不落睹聞。明道之行所無事。慈湖之不起意。庶幾近之心齋之門。未之或先也。

林東城集

自驗接人雖寬大不忙。而中心亦自有梗。自省雖不敢隨俗計較。而功名之念又不能忘。故平時包裹之喻。至此乃見其真。○近覺精神泄漏。夢寐不清。作事應物。時有氣不順暢。辭不合序。人有受之不堪。我亦悔之無及。固知平時工夫不能實際。以至如此。然少知檢察。則又矜持不泰。無與物同春之意。於心不化。已亦不能容矣。○心齋先生語鄙人云。當官以來。子以爲順事乎。蓋未嘗自以爲過也。子曰。然識有未盡。勢有未能。此則鄙人之過也。夫子曰。非是之謂也。卽舉乾卦六爻。譬作六臣。鄙人者屬九四。躍龍云也。龍而躍。求自試者也。故有許多責備之意。形見之機。若非自以爲過而善補之。鮮有不得其禍者。子曰。兢兢業業。不敢放過。惟以正自守。不求人知。不徇人意。以正事之而已。僅足支持。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戚戚也。夫子曰。是亦足矣。未知合易而坦然行也。使能知合易。道不以爲盡。心不以爲難。處實實落落。以爲補過。更覺精神充裕。然有悟。乃知從仕之難。今始見其易也。○爲己之學。不相假借。無俟旁求。饑食渴飲。由我而已。何嘗與於人知。不知哉。惟其爲己之間。又知己非我所得私。亦有私之不可得者。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類。乃爲真切。何計人之分耶。○道理無窮。工夫不息。望道未見。聖人之心。其道體本如是也。使真有所得而守之。將無所事於守矣。惟聖人無所事守。吾人尙有待於守也。所謂不俟造作。不必假借者。如目自能視。視之而已。豈待加視而後明。耳自能聽。聽之而已。豈待加聽而後聽。心自能思。思之而已。

豈待加思而後容哉。神明無待於外求。直養自復其本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近世學者不信本心。具足。惟於心外尋求。聰明自用者。失其本心。修補粧綴者。滯其實用。久而忘返。習以爲常。反曰學專在是。真有孤聖門精一之旨矣。○靜中體認。吾人日用間意念起時。無纖毫私見。便是靜。便是制外也。未發氣象。此亦可觀。非養至冥冥。冥冥始可言靜。○明覺卽戒懼。亦是工夫。亦是本體。初無所異。必戒懼而後明覺。則明覺時。誰明覺也。○環溪主靜。靜而無靜可也。否則打帖久而氣魄弱。某人主動動而無動可也。否則發散久而神識淺。○人心平日固有紛擾習染時。心少不省察。則逐逐相隨。牽引無已。或茫茫蕩蕩。不知所極。惟著察此念。虛明在中。舉無所著。及事一觸。從而應之。不見其有。不以爲功。久則自以爲是者。或自見其非。假之外者。亦自得於內。真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文王望道未見。此正心無私處。苟有見而爲之。不免比合牽引。落於聞見。雖公亦私也。所謂當理者。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仁。卽心是理。卽理是事。卽事是仁。一而已矣。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既爲一體。則物之是非善惡。如體之疾痛癢癢。無不自知。何理可當。何心可私。一見決矣。○近見此心無一物可見。亦無工夫可著。只如此平等做去。一步一步。一事一事。自有條理。自有不容已處。無許多智識計較。如天之廣大高明。其間之生生化化者。自不費手段也。○心果無事。百體自舒。雖造次顛沛。亦自裕如。不見有事。如此則神完知藏。自能應事。亦自無不照者。故真學不於照上論真。惟於無照上致決。果是無照。卽是真體。耳自能聰。目自能明。心自能照。何假纖毫氣力哉。○今爲學者。但於事事物物上起念。如何作用。乃是工夫。據其自信。亦曰用功。證之於易。亦曰研幾。卽是致知。卽是聖人矣。不知此正生死之關。誠僞之辨。不可不察。道無方體。亦何形象。故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便是道。便是工夫。有不待人之用心而始湊合。以此加彼云也。○求仁之功。非認意見以爲是。則從遷就以爲宜。恐無思無爲之體。未能合一。惟於一體求之。果無見於人過。而恐我愛之未深。果無見於己是。而恐躬行之未當。兢兢業業。日改月化。以求一體之無私。不計衆心之何若。如此而已。○日來工夫。惟於平等上實際做去。更不加減分毫。著纖毫氣力。使精藏氣定。智發心安。若無所事。事者。蓋無道之可見。亦無學之可名。不求見解。只依本色。人雖不知。吾自知之。人雖不信。吾自信之而已。吾自心自信。當下卽得清明。隨事自能泛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本心俱足。萬化流行也。後世學術。只爲自信不及。苦心小而事大。幾微之善。不足以應之。取益於傳記之言。比擬於變通之跡。事有近似者。引之而強合。道無方體者。執之而等倫。縱能湊合成章。不免神氣消索。物既不親。我亦不化。終與道爲二也。○人心無迹。何處著念。感而遂通。此乃真念。故曰。不必動念也。使有念可動。則未應之先。念在何處。旣應之後。念又何生。寂然不動而已矣。學者習染之深。以著意爲真切。不知自喪其真。以比擬爲用功。不知自迷其性。○道本無體。亦不可見。苟以有心而求。終是有生有死。有起有滅。惟悟本來原無一物。凡今日之聞見聰明。皆障蔽之實。況於世情物欲。又其甚者乎。

卷三十三

泰州學案二

文肅趙先生大淵

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己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筆。文襄終不得志。其爭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韓楫劾先生。爲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兢兢唯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詔馳驛歸。杜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古今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爲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爲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爲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爲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諡文肅。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豈有三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嘗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裏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是有說。朱子云。佛學至

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屬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爲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捭闔。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真矣。今之爲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教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豈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噤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興。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真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嘗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點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其六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真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瀉仰山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爲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也。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楳朱風林皆嘗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大洲雜錄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昕也。○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

宋南北之儒。殆遇繹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歎宋儒之太嚴。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歎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薈薈。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翳。昧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執迷爲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決。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享。少有意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爲痿痺。比爲不仁。而株概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真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克己銘。

14132



14

38-6
0772

學